

## 一束沒有寄出的信

雨

一九六五年十月

母親：

來了加拿大不覺快要兩個月了。昨夜我作了一個很奇怪的夢：是在緬大的校園，彷彿帶着您和爹逛逛校內各學院……又彷彿與雲、麗儀和好些中學舊同學一起踏入生物系學院上課，講室內坐着的是加拿大同學，坐在前面的仍是海倫和約翰。電鐘響後，進來的講師竟然是中學的陳老師！他彷彿說着中文……不！仔細聽來，他正說着流利的英語。語調倒像這裏的史密夫博士……這才是我第一次夢到緬大校園。前兩個月，要不是作夢，不然總是夢着香港的地方，家人或舊同學們；不是還說着未完的別話，便是奔跑於中環幾所大廈間，辦着那辦不完的離港手續。——但是，夢一醒，香港和其他一切也易於丟在腦後。我也不明白爲甚麼我連「思家病」也沒有。或

一束沒有寄出的信

七九

許在這新環境中太多新奇的東西，叫我目不暇給，兩個月來也沒有空靜下來，想想究竟身在何方。——恐怕到現在我還不知道自己正置身於離家千里的異邦哩……

——我把這頁撕下來：怎可以叫慈母知道我毫無思家之念呢？那可以叫她傷心！

一九六五年十一月

母親：

下雪天真是美麗！那是第一天下雪。我們正在回宿舍的路上，忽來滿天雪絮，我高興得跳起來，像三歲的孩子，尋到了寶物般，我身旁的加拿大朋友也笑了。

那天下午，我呆坐窗前，外邊仍下着雪，不知怎的，此刻它一點也沒有給我新穎的感覺。換來的却是滿腔抑鬱，不覺眼眶盈滿着淚水。——如夢初醒！母親，我現在才知道家與我果真距離重洋！前面還有數載荒蕪孤單的路程……

——我把這頁撕了下來：不願叫她爲我倍加掛心！

一九六六年元月

母親：

今天下午，宿舍幾個同學正談論着「人生的目的」：首先，我們便把宗教撇開不談，說那只是消極的後路。不過我們總談不出甚麼結論；說是爲國家？！是爲自己的抱負？！爲自己的幸福？！爲人羣？！是爲名利與享受？！……母親，我給他們弄糊塗了，他們自己也是一樣的迷惘！

「人生如夢」，

是耶？非耶？

一生之於永世；

夢幻之於人生——

何短暫！何虛渺！

又那妨孤注一擲，平原放馬？——

不，我脫不了那疑難：

夢於夢中底我仍見真實，

不，我仍說：這不是夢！

一束沒有寄出的信

我愛那無偽的歡樂——我捨不得！

我怕那無名的苦痛——它太真實！

或許我從這人生的夢醒來時，

我會笑自己過得太認真；

但又怎知道我完結了這生命的當兒，

不會悔恨自己浪費了一生？

——我把這頁也撕了下來，苦笑着自己底無病呻吟。

一九六六年三月

母親：

快要溶雪了。昨天剛和他們幾個男孩子，還有慧，作了一場雪戰。他們都是爽朗的孩子。我喜歡與他們在一起，特別是平。他們就像是我的哥哥，男孩子倒有不同的見地。慧却老是叫我小

心。她比我長一年，但總看我如小孩子般……

母親，我知道在您眼中，我也仍是小孩子……不過，我會看顧自己的，您別掛心……

——我把這頁撕了下來……

一九六六年十一月

母親：

開課三個月了，功課雖然比去年繁忙，但每天總是悶得發慌。在外面住怎樣也比不上在宿舍的好。平與慧也少給我電話，一個朋友也沒有似的。——案上那永遠讀不完的書卷；窗外那寂寞肅殺的雪景；與那滴嗒不停的單調鐘響；真要把我迫得透不過氣來！我要放聲大喊！想不到現在比暑假工作時那刻板式的日子更可怕。時間偏偏像螞蟻爬似的……母親，多少次我想回到您跟前。我寧願永遠作您的小女孩！我怕獨自生存在世界上。我不管甚麼權利義務！我不要學「自立」！母親，我實在怕……

——我撕去了這頁，不忍她聽見我寂寞底呻吟。

一束沒有寄出的信

一九六七年暑假

母親：

這星期參加了夏令會，幾天都下着雨，不過倒有很多時間靜靜地思想，也想透了好些問題：原來數年來我常去教堂的聚會，只可說是形式化，根本與我生活是脫節的。神賜永恒的生命却是那麼奇妙。我重新領悟到主釘十字架的真實。母親，這是真實的事！祂的寶血流了是爲要赦免我們的罪，好讓我們得與神和好。母親，我真是非常興奮，神竟給我看清楚這點。祂有美好的計劃爲我預備！我活着是要爲祂。母親，您也來……

——我嘆了一口氣，把這頁也撕了下來——不成，她不會明白我的，倒會叫她反感，爲我憂慮。

母親，數年來女兒向您隱瞞了幾許心底的話語，此時更隱瞞了那奇妙的救恩。我只能回到主前默禱：「主，赦免孩子的軟弱，除去孩子的小信！求主教導，如何把救恩介紹給親愛的家人。懇求祢的靈早日帶領他們到祢豐盛的救恩裏。」